

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要义与当代启示

张景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DOI:10.61369/SE.2026060031

摘 要： 马克思生态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破了传统自然哲学抽象思辨的局限。这一思想的形成依托相应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与时代背景，既扬弃了唯心主义自然观，也弥补了旧唯物主义机械自然观的认知不足，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的内在生成逻辑，确立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核心生态原则。系统梳理马克思生态观的形成脉络，阐释其核心内涵，并结合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问题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可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全球性生态治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关 键 词： 马克思生态观；生成逻辑；核心要义；生态文明；当代启示

The Core Principles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Zhang Jingbo

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constitute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natural philosophy's abstract specul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is thought draws on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origins, practical foundation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t not only overcomes the idealistic view of nature but also addresses the cognitive shortcomings of the old materialist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clearly revealing the intrinsic logic of ecological crises under capitalist production modes and establishing the core ec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Marx'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 elucidation of its core ess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urrent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as well as China's specific practice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resolving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dilemmas.

Keywords： Marx'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generative logic; core tene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球生态失衡、人地关系异化等问题逐渐凸显，生态治理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马克思生态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视角为基础，梳理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立足新时代生态建设的现实背景，梳理马克思生态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内容，能够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全球生态困境化解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

一、马克思生态观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生态观不是零散观点的简单集合，是基于经典理论积累、社会现实批判、人类历史发展脉络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其生成逻辑严密且多维，推动生态研究的认知路径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践阐释。

（一）理论渊源：对经典自然观的批判性扬弃

马克思生态观的理论基础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最终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理论变革。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将自然界定为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否定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原为纯粹的精神运动过程，切断了现实实践活动与自然发展的本质联系^[1]。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承认自然的客观性，但将自然视作独立于人类实践的纯粹对象，忽略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陷入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困境。马克思在理论层面超越二者局限，既抛弃唯心主义的意识中心论，也克服旧唯

作者简介：张景博（2000—），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物主义的机械直观性，将自然观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他同时批判借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相互关联的观点，扬弃其以资本为中心的认知偏差，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生态和谐社会的设想，最终构建出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为依据、以人的发展为指向的生态理论体系，为自身生态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2]。

（二）实践根基：对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现实反思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源于对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状况的深刻反思，工业革命的推进是该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普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提升，彻底打破了农业时代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状态。资本家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目标，将自然资源视为无成本生产资料，无节制开采矿产、砍伐森林、侵占土地，完全忽略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导致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劣、身心状态异化等兼具社会属性的生态矛盾^[3]。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运营模式、城乡对立关系、资源开发逻辑，马克思明确提出，生态危机并非孤立的环境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部矛盾在自然领域的外化表现。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属性与自然界承载力的有限性存在根本冲突，对这一矛盾的剖析，推动马克思系统梳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本质关联，最终形成具有现实指向的生态批判理论。

（三）历史依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度阐释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基，梳理了不同社会阶段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生存完全依赖自然环境，二者呈现原始和谐的共存状态。此时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有限，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可维持自我平衡。进入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后，生产活动逐步发展，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小规模改造，但生产方式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对自然的干预总体未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人与自然的矛盾尚未明显暴露^[4]。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私有制与资本逻辑主导社会生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转向对立异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系统考察了不同社会形态下人、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提出生态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延伸，生态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生态观是在长期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中逐步形成的，核心内容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该理论跳出了对生态问题的表层认知，直接从本质层面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剖析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指明生态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本体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生态观的本体论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打破了传统认知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依托自然环境展开。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料，也为实践活动提供空间与资源支撑，脱离自然的人类社会只能是抽象概念。人并非

被动受限于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能够通过劳动改造、利用自然，使之适配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5]。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结的核心媒介，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实现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推动自然的人化进程。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不意味着无限制的支配，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自然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与承载阈值，人类实践活动一旦超出这一阈值，必然受到自然的反噬。这种辩证关系清晰呈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本质，构成马克思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二）危机本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态异化问题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阐释了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突破了将环境问题简单归因于技术缺陷或人性贪婪的认知局限，建立了从制度层面批判生态危机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提出，生态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根源在于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目标，为获取最大利润，资本必然持续扩大生产规模、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将自然完全工具化、商品化，使之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6]。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与自然的正常物质交换过程遭到扭曲，原本协调的物质循环被破坏，形成物质代谢断裂。资本的增殖逻辑既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异化，资本家掌控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劳动者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城乡对立、生产无序、资源掠夺等问题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生态失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的无计划性使得社会生产难以匹配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常态化、制度化，这一分析揭示了当代生态问题的内在本质。

（三）价值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实现“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共同构成生态和谐的整体价值框架。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并非孤立的自然现象，而是与社会问题紧密交织，人与自然的冲突根源在于人与人的对立，资本逻辑引发的社会关系异化是生态异化的深层基础。只有推动人与人的和解，消除私有制与资本垄断，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重构健康可持续的人地互动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需要摒弃征服、主宰自然的错误观念，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推动人类活动与自然进程协同共生^[7]。人与人的和解，要求改革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消除阶级对立、资源垄断与剥削压迫，构建兼顾生态保护与社会进步的社会结构。两个和解的最终目标是摆脱资本对自然和人的双重控制，克服生态与社会领域的异化状态，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协调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根本价值遵循。

三、马克思生态观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生态观未受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局限，至今仍具备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价值，可对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为新时代生态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维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核心观点，为当代社会重构

生态认知、确立科学环境理念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当前部分区域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错误认知，这类认知片面追求经济扩张，忽视生态保护，直接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等生态问题持续加剧。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明确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指出人类发展不可能脱离自然条件的约束，人类文明发展本身就是与自然协调共生的过程^[8]。这一思想要求现代社会彻底摒弃粗放型发展思路，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生态观，将生态保护要求嵌入社会发展的全流程。具体实践中，要放弃“先污染后治理”“重发展轻环保”的错误路径，充分认识自然兼具的生态、经济与社会多重价值，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同时要推动公众生态素养整体提升，推广绿色生产与消费方式，促使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从思想层面遏制生态破坏行为，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基础。

（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

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批判聚焦于制度缺陷，可为当代生态治理的制度完善提供参考，也凸显了制度安排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挑战，既与发展观念的偏误相关，更深层原因在于发展制度与治理架构的不合理：资本的逐利逻辑仍在部分国家的生产实践中占据主导，生态治理则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可持续的运行机制^[9]。依据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生态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制度层面的革新，借助合理的制度安排引导生产活动、平衡各方利益。这一思路可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照，即应当将制度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建立全面

科学的生态制度框架。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工作，明确资源利用、污染防控和生态恢复等方面的硬性规定，借助法律手段遏制各类生态破坏行为。其次要优化生态评价、生态补偿与问责机制，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考核方式，将生态绩效纳入发展评价的核心指标。最后要建立跨区域协调的生态治理体系，打破地域分割的管理障碍，推动生态治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从制度设计层面防范资本盲目扩张带来的生态隐患。

（三）践行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关于合理调控物质变换的实践准则，为当代社会转型发展模式、推进绿色增长提供了明确的实践依据。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以资源高消耗、污染物高排放为主要特征，一方面过度占用自然资源，突破生态承载力阈值，另一方面虽在短期实现了经济规模扩张，却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逆的生态问题，直接制约社会长期发展^[10]。马克思提出的良性物质变换，核心是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循环系统。这要求当前发展必须彻底摒弃粗放型增长路径，转向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产业维度，要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等新兴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生产维度，要全面推行循环生产与清洁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生态扰动与污染物排放；空间布局维度，要统筹区域间绿色发展协同性，强化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适配，通过绿色发展消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李蔓. 马克思生态观视域下“新陈代谢断裂”修复研究[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5(04): 125-130.
- [2] 殷志鹏.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索[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5(03): 34-37.
- [3] 李文霞, 马明月.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价值分析[J]. 理论观察, 2024(11): 37-42.
- [4] 若贺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J]. 黑河学院学报, 2024(06): 31-34.
- [5] 魏文刚, 何昌龙, 顾涵钰.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当代中国表达与实践[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3): 257-264.
- [6] 李彦仪.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当代价值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4(05): 14-16.
- [7] 梅志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J]. 黑河学院学报, 2024(01): 24-27.
- [8] 高晓敏.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的启发[J]. 经济师, 2023(08): 250-251.
- [9] 高洁.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06): 16-18.
- [10] 杨家宸.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文化逻辑论析[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3): 52-57.